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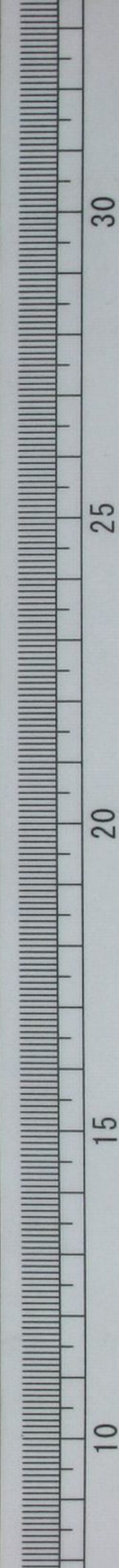


高木
三郎
熊訓
點

隨園文粹

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699
4





隨園文粹卷之四

刁松文庫

清 錢塘 袁 枚子才 著

日本 浪華 高木熊三郎 選

汪樸廬聖湖詩序

聖湖滄滄然。橫于杭之城西。而春而秋而昏而朝。丈夫女子。儻儻俟俟。咸嬉遊焉。躑躅焉。羣以為美。而卒不能言其所以美也。樸廬先生為詩若干。凡嘉卉禱樹。荒祠古亭。靡不以五字韻之。而又自趙宋以來一典實。一故事。必縷述焉。凡聖湖之所有者。詩靡不有也。即聖湖之業已無者。詩則未嘗無也。今而后聖湖

陞園文粹卷之四
之美。先生言之矣。且盡之矣。惟是先生與枚同傍聖湖而生。同別聖湖而仕。當先生在家時。未始有詩。而今始追而爲之。則又未嘗不嘆人情之近則易忽。而遠則相思也。今年先生七十有六。枚亦四十有五。園田宅舍同具。白門想重到。兒時釣弋處。相攜而迭謠。知復何日。蒼蒼在鬢。烟波在天。三復斯篇。如蕩舟湖中。水色猶明紙上。然則先生之索序于余也。蓋亦越吟而使越人聽之之意也。

蕭十洲西征錄序

馬端臨志地極博。然吐蕃一考。不過采唐書舊語。而

無所發明。蓋端臨以宰相子爲儒臣。未嘗出塞。不能見而知之。而兜牟介冑之士。又不能磨盾鼻以相助。就使有其人。而爾時南宋屯危。求保一隅。尚不可得。何暇走荒服以外哉。此輿地之學所以必詳于大一統之朝也。吐蕃至本朝爲西藏。來享來王。最爲馴伏。蕭公十洲鎮安。康五年。著西征一錄。余讀之不徒嘉其鈎考詳密。而兼嘆公之將畧。獨偉出于等夷。從來著書之道。與治兵通。治兵者號令。其發凡也。隊伍。其體例也。行止。其章法也。魚麗鵝鶴。左孟右孟。其目錄也。大而至于鳥虵龍帟之變。細而至于梁麗渠荅鈎。

陔餘叢考卷之四
梯井竈之微。分而省之。合而參之。必使部居別白。而後可以克敵取勝。公輯吐蕃之疆域。以至物產方言。靡不鱗羅包舉。是豈徒矜典博。以將軍而爭太史之職哉。誠恐小有驛騷。則按吾圖籍。措而安之。無難也。乃公竟賈志以卒。不能為帥師之長子。銘功勒石。唱呼而還。又不獲為鞮鞞象昏。宴舌人而歌盤木。得毋有未竟其才之憾乎。然吾所悵悵而悲者。猶不止是也。每見世人著書尺許。問其子孫。不知卷若干者多矣。獨先生子松浦。能抱父書來徵吾言。以信之于天下。其孝足稱也。而予於空山水雲間。偶展卷觀。覺邊

笳戍鼓隱現紙上。幾欲屬橐鞬賦征軍。一証書中之奇。而自搔白髮。則又未嘗不傷其身之老而衰也。序成。投筆為向西長望者久之。

趙雲松甌北集序

晉溫嶠耻居第二流。而雲松觀察獨自負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已。而于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雲松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調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雲松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為

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雲松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誦諉詩序。一如雲松擷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己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于衆也。而衆人之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

終不克肖此數人于萬一者何也。雲松之于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釋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即闡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竒。忽莊忽俳。忽沈摯。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鬪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雲松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雲松

從征西滇。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雲松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雲松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雲松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即雲松之所以謝却他人

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蔣心餘藏園詩序

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而自古清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邈清才。宋神宗讀蘓軾文。嘆奇才。奇才。才中分量。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真州。見僧舍題壁。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遊匡廬。過君家。君半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遮留。手乞

屹然授口吃吃然托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乎。君之初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其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爲之一空。如神獅怒蹲。百獸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鍊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爲奧阼。袒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羨且妬。且駭。且却走。且訾。替無不有也。然而學之者。非折脅即絕臄矣。非壺哨即鼓僂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雖然。君之奇。豈獨詩而已耶。君

秀挺蓋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趨人之急。若鷲鳥之發。恩繆寡者。艾無所靳。諧笑縱譁。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頸昏延。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掉頭飯。其行止奇。不數年。聞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沈不遷。及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飯。遇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飯。峩峩而升。安知不躡青雲爲麟鳳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爲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身全。殘于形。不殘于神。其名園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

陶隱文粹卷之四
刀可藏。詩不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岩屋壁矣。白傳之
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下。藏
耶不藏耶。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適以詩來索
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質之。

何南詩序

詩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天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
能吟。其人之天。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同一石。獨
取泗濱之磬。同一銅。獨取商山之鐘。無他。其物之天
殊也。舜之庭。獨阜陶賡歌。孔之門。獨子夏子貢可與
言詩。無他。其人之天殊也。劉賓客亦云。天之所與有

物來相。彼由學而至者。如工人深夏以視羽畎。有生
死之殊矣。何子南園生。而與詩俱來者也。雖爲秀才。
不喜制藝。雖讀書不矜博覽。雖爲詩不事馳騁。其志
約。故邊幅易周。其思專。故性情易得。居秣陵城闈。愔
愔然。竹籬董垣。與方外人遊。憇薄醉微慵。雨餘風停。
有愜于懷。一付于詩。久之。而何子與詩亦兩相忘也。
予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而人之後天有詩。于是以
戶判詩。以書籍炫詩。以疊韻次韻險韻。敷衍其詩。而
詩道日亾。然則吾安得忘詩之人。而與之言詩哉。若
何子者。斯其人矣。

王介社詩序

吾不識漢管公明作何狀。至于攬鏡自照。傷不永其年。其言卒驗。然史稱其才幾亞管蕭矣。今有人焉曰。虞山王陸禔字介社。貌瘠而修。如枯藤將弛。兩瞳子凸于眶。欲墜地碎。其詩悼往紀今。能曲折以神赴。歌之葩華。萍布若穆羽之調。家貧。母夫人年七十。介社挾一鞭一筆遊。前年將之楚。過余道別。討論諧譚。相樂也。已而自戚其貌。對壁間鏡戲曰。而小子其窮哉。乃別去。長沙令某聘爲紀室。未半年病遽。拖舟飯。未半途死。嗚乎。貌之徵何其速也。昔公明壽四十。介社

僅三十三。然則今之天更嗇于昔之天也。公明文采無所表見。介社詩大噪于時。似可以其名之羸補壽之縮。然形而下者貌也。形而上者才也。貌之徵宜天宜窮。才之徵宜顯宜壽。宜彰施休明。兩者皆天所與。而一驗一不驗。使人咨嗟涕洟。則又胡不并其才而靳之也。介社歿後。予方索其詩。其弟次岳自虞山來。以詩六卷屬予校定而付之梓。嗚乎。此則人所爲而不聽命于天者矣。

送醫者韓生序

仁無術而不行。堯舜之政。周孔之教。神農之藥。皆術

也。皆所以行其仁也。使堯舜周孔神農雖仁其民如
嬰兒而無術以及之。其奚能為。雖然後之人為政教
醫藥其厲民加倍焉。豈古人之術不仁歟。曰仁者見
之謂之仁也。見何在。志是也。孔子稱志于道。孟子稱
尚志。又曰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在。不特慧力與俱。
而精誠之至。天亦相之。今之為政教醫藥者。推其志。
果可以見周公孔子神農乎。然則其術之不工也。乃
其志之不仁也。韓君宗海挾醫術來白門。白門之人
或疔瘍。或宿瘤。或嗑疾而腰急。或創未合而陷焉。以
深。或申旦呼晷。嗷嗷然目不得一睽。君治之。脫手愈。

用是名稱噪于時。韓君大言曰。得諸公干譽。不如得
隨園一序。故人蔣用菴為通其意甚婉。余以初測交。
故筆潦復休者屢矣。亡何相遇于用菴處。極道所遲
遲序君意。君又大言曰。吾索序非欲繩我美也。顧吾
懷欽欽在抱。無有能宣究之者。吾始任戴冠。即通儒。
兼通鑄疑家言。以為均不足以仁。吾氓故溺若于醫
為品。庶每生計。此志也。非公聲之于文。則誰了我于
冥冥者。嗟乎。君之志如是。君之術可知。且夫古之醫
者。皆刀錐鍼砭。搗引毒熨之為。非徒特湯液也。故藥
瞑眩而效亦易徵。今轉科而別之。內治為優。外治為

徒特二
字恐衍

紉。是何異爲政教者。抱黃圖赤縣爲兢兢遺視九寰
八陔耶。君之術能治內而專以治外名。是則君之所
以取效致功。即其所以探木扼要也。余悲夫世之人
知君術之工。而不知其所以工。故序君說以送君。而
兼以最世之行仁者擇術者立志者。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置一人爲九卿六曹之官。其可不可。不可得而知也。
置一相于九卿六曹之上。而可不可。天下之兒童走
卒已知之矣。是何也。百官論才。宰相論望。才可表見
于臨時。望必積累于平日。此三公之位之所以難也。

雖然養望難。副望尤難。今夫雲入皆知其能爲霖也。
然不過起于山中。覆于一方。則望之者欲亦易饜。若
夫蓬蓬然起于泰華之阿。彌漫于九天之表。則望之
者咸引領于無窮。倘沛然作雨。而亦區區霖霖已焉。
則又安貴夫垂天之雲哉。故弱冠遊京師。聞論相者
輒曰尹公尹公。今枚年五十。公才入閣。然則公之望
久矣。望如公而何待于枚言。亦惟望如公。而枚又安
得無言。從來儒生之見。徃徃與在位者相僻而馳。非
在位者之過也。一旁觀。一當局。旁觀者好以太古迂
遠之言。靡切左右。而勿度今所能行者。陳之。則不知

其默而已也。夫大臣之道，豈一定哉？周公教成王，期其無逸，而召公則教之以伴，真優游。宋璟諫明皇，母幸東都，而姚崇則勸以東巡，無害。卒之召公大聖也，姚崇大賢也。其若是何哉？要在誘君心于當道，而于已不失其正而已矣。唐陽城一諫官耳，尚不肯爭細事，以累名。宰相非諫官比也。將朝夕坐論，與社稷同休戚者也。行而世為天下法，則行焉；言而世為天下則則言焉。或時之未可，勢之未宜，則所貴乎積誠悟主，伺間責難，而不在乎改一成法，增一科條也。天下人信公之深，愛公之切，必揣摩而相告曰：以公入相。

一篇大臣論

而未有聞于人間也。其必嘉謨入告，而不使外人知耶？抑必重其身，以有待，而將大有造于將來耶？如是十年，天下之望公者，未有既也。則公之望，雖未副也。而卒無損也。所慮者，矜報恩之迹，急任事之名。於其遠者大者，或不敢探懷以取，則旁引禱出，而轉多瑣屑紛更之為。使天下望此而得彼，望大而得小，而天子亦知其底蘊之已窮。他日有言必厭而輕之矣。平素之望，豈不危乎？以公之明，必不出此。而故所以譏諷者，恐公虛懷太甚，竟忘其負荷之重如此。而亦等于尋常作相者之所為。又恐公一事一言，必先立

身于無過之地。而周旋曲折。轉足以招人疑。不知過也者。愈避之而愈至者也。古大臣但知有國。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過。甚至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而况躬逢一德明良之盛也哉。故見天下之人。望公已甚。而救之。望公又更甚于天下之人。故于公之入閣也。陳所慮以規公。亦書所見以質公。

送陸明府入都序

余不宰江寧久矣。後之宰是者。皆才出余上。皆交好。而心之所尤折者。為蘭邨陸君。君喜余古文。常曰。他日得子文序。我可乎。余雅欲序君。而苦於不得當以

不下恐
脫肖字
歟

知下恐
脫其字

報。乃諾而俟焉。今年十月。君以捕亡事受天子知。將召對。有高爵之遷。茲事非君所甚矜喜。而忽大恩。壓已轉項。項不快。邦之人亦若有郤然者。余為序而釋之曰。羿之彎弓也。惟巴蛇九日始足盡其殼耳。乃偶中燕雀。而名因之大彰。羿之心非所冀也。然天下事固有感在此。而應在彼者。豈獨射然乎。或智人也。而以愚獲愆。或惠人也。而以猛立功。徒觀其迹。未有不適適然疑者。不知不驂轄而錯綜之。不足以彰造物報施之巧。君善讞決。大府有疑難事。必委君決。君所至皆仁自持。或罪至虔劉。而一旦釋寧其家者。纍纍

然此皆宜受天子知者也。亦天子知之必嘉予者也。顧名不上聞。雖堯舜無由知。而平素闇然之勤勞。天必欲光明之。為循吏勸。則不得不借一二事以達九乾而垂清問。且以見聖天子留心人才。小善不遺。至於如此。凡為臣子而不以積誠勤事求知。安挾他途干進者皆惑也。且夫學之與仕有二理乎。曰無有也。書稱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也。生之與殺有二理乎。曰無有也。孔子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也。陸君口不離先王之言。遠蛇其容。常為文俗吏所揶揄。一旦璽書徵召。儒者榮之。然其為政暖暖姝姝。一以生

人為事者也。乃偏以戮人見知。君之才雖顯。而君之心將隱矣。予竊托於君子表微之義。書其故曉邦之人。而因以慰君之行焉。

西阪草堂圖詩序

慶生日。古無有也。慶生日而歌咏其所居之堂。以為慶。古尤無有也。雖然。周雅曰。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為之善頌。而善禱焉。是皆就其所居以為壽意也。宣州張先生芸野。當不親學之年。其戚里勿介爵。勿祝釐。并不為揚詡。而第為所居之草堂徵詩。蓋雖舉俗之文。而亦猶行夫古

陶淵明集卷之四
之道也。先生家有貞介堂。爲前明司李公遺跡。先生
官遊飯。益宅城西。翳茅爲室。顏曰西阪居而樂之。聞
之先民曰。相焉以興。相士以居。居也者。君子之所不
苟也。衛公子荊善居室。度洗十畝之宅。山池居半。皆
以居傳者也。然混元運物。流而不處。曾幾何時。東閣
變爲馬廐者多矣。而士大夫一解巾褐。又徃徃招之
不飯。以致田園就蕪。雖先人之舊廬。亦或鞠爲茂草。
未見有培基沃本。如先生之纏綿者。先生甫中年。即
伏而不出。肆心廣意。鉛槧于斯。若恣其爲司馬官南
越者。然無他。爲草堂作主人故也。予雖不獲上堂。猶

憶甲戌歲與先生同遊攝山。討論竹素。窮極要眇。意
欲相引爲曹。聲名流千萬歲。今忽忽十五年。堂中之
著書若干尺。可想而知也。他日堂之因先生傳決也。
然而善邇。即所以致遠。獲後方可以承先。張氏舊族
得先生。先生嗣君。得慕青太史。肯堂者未已。肯構者
又來。較元亭之有童烏。礼堂之有小同。尤爲光耀。然
則以他事壽先生。先生勿樂也。以茲堂壽先生。先生
樂也。雖欲不歌咏也得乎。于是堂之景。董尚書圖之。
堂之顛末。先生記之。咏茲堂之詩文。小子序之。

聞茗厓竹洲詩鈔序

前年冬。揚君洪序來山中。授一編曰。此吾師茗厓先生詩也。公為序將刊焉。揚固不知讀先生科舉文者。故也。先生姓聞。名元晟。擢李人。雍正進士。當枚讀先生文時。年十二。隔三十三年。而又重讀其詩。驚且喜。以為有文字緣者。莫先生若也。揚君授詩後。占卦得訟。終訟且遠行。頽其家聲不暇為開彫事。而枚亦無能有所匡定。詩久不飯。轉得時時雜誦。清微駘宕。想見其為人高士也。年齒過差。雖私淑。卒不得一見。然就詩迹其生平。蓋嘗入長安。遊淮海。官雁門。登高懷古。思鄉感舊。未嘗不潛心深思。自信其詩之可傳也。

老且死。竟不能付梓。而存之于家。家貧。子孫又不能付梓。以授揚君。君故豪士。甫欲婆娑相料理。旋為禍敗。此如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將獻而以巫蠱事阻也。雖精神至者。天不能敵。而遲之又久。鴻寶不宜當時。學文之童子。亦將如先生老矣。悲夫。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詩始于皋夔。繼以周召。而大暢于尹吉甫。魚奚斯諸人。此數人者。皆詩之至工者也。然而皆顯者也。自君子道消。乃有考槃衡門諸作。毋乃窮而後工之說。其亦衰世之言乎。本朝文思天子相繼代興。厥有新城

魚心魚目

尚書首唱唐音。爲國初冠。天下翕然宗之。此亦顯者。爲詩之效也。然論者猶訾其事藻飾少性情。則敲聞雖隆。亦尚有未饜于人心者。夫人臣之不可不阜夔也。猶詩之不可不唐音也。學阜夔者。衣以其衣。冠以其冠。憂擊而拜颺焉。其阜夔乎。學唐音者。習其趨慢。聲其句讀。終日筦絃鏗鏘。其唐音乎。善學阜夔者。莫如周召。然其詩無喜起明良一字也。善學周召者。莫如吉甫奚斯。然其詩無卷阿東山一字也。後世王朗學華子魚。學之愈肖。而離之愈遠。此其故可深長思矣。明七子學唐用宮調。而專摹初盛。故多疵焉。新城

學唐兼角羽。而旁及中晚。故少疵焉。然皆莊子所謂循迹者也。非能生迹者也。居我朝顯位。而以詩聖者。其惟大司農高文良公乎。所爲味和堂集。思沉朱解。聲與律應。謂之唐不可。不謂之唐又不可。其真能潤色休明。軼新城而上者矣。然而公詩之工。未有所聞于人間者。則因公之高爵盛業。有以掩之也。夫士君子每苦無名位。以昌其詩。而若公之巍巍者。又轉以彼累此。此予之所以嘆也。然就大以見小。即本以該末。而公詩之所以工者。彌可知矣。公從子慧將重鐫公集。余從史成之。非徒闡祖德表幽光也。將以彰我

朝賡歌之隆。不在唐虞下。而兼使世之論詩者有所矜式。以無事區區摹揣。則公之功固亟亟宜表。而慧此舉又豈宜得已耶。

送許侯入都詩序

許侯從上元令遷水部。其邑人爭歌詩。罷侯之行。余故同城僚也。先侯飯一年。乃觴侯而弁。以言曰。情之見于去時者。道之存于平日也。道何在。行乎已者是。情何在。存乎人者是。今夫吏南面而臨。情乎毀譽。傲乎友朋。臨去。見有父老指旌旗者。見有故人嘆道左者。雖酷吏怪物。莫不有動于中。而深遺愛之羨。然則

使人々能持其去官時之心。為在官時之心。不亦善乎。中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又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同城官之獲上也。如兩婦事姑。殊難得調。一切謁朔望。集轅轅。供頓遞儲待。戒其僕弗相聞知。其信友如此。其治民可知。侯來聞前說而鄙之。坦然同懷。期于大和。事其事。兩邑如一邑。民以為便。余之飯也。侯如失左右手。至是侯亦去。造物者若以為二人同其道。宜同其去。損一人以孤君子。其不可也。先是尹太保總制江南。政持大體。民吏雞犬多靜且安。羣僚久於其位。學射賦詩。侯與余如家人。往來飲酒

樂必嘆曰。同官之盛。其難再哉。忽々四五年。乾隆戊辰冬。余引疾去。後十日。太保奉命入陝。再五日。陳別駕遷揚州。其明年正月。王檢校老病死。二月。太守蔡改知廬州。三月。吏部徵候入長安。邦人之觀於道者。皆曰。新官某。新官某。石頭城中。目不一瞬。業已若是。然則嗣後之改更。又將何極。此候之所以臨去而悲也。余之所以送候之去而愈悲也。

陶西圃詩序

西圃歿後四年。其第三子時行。乞序其詩。余讀之。不覺涕之泫然也。余齊年進士三百。寡所親狎。惟西圃

與余同入翰林。同作令。同乞飯。同居江南。又同好吟詩。以故冬之日。夏之夜。常宿余家。唱喁無算。余生平乘人鬪捷之作。輒不存。而西圃昵余過當。雖一短句一調語。必書之集中。余不特不省記。亦不知也。今甫開卷。而三十年来之酒痕燈光。酣顏高歌。歷々然如影尚存。令人於邑不已。然後嘆友朋之不可無。而西圃之為我勤者。乃如是其至也。當西圃入都時。予餽以一姬。事出偶然。非為西圃身後計也。今時行年十七。即此姬所生。然則余雖不能為西圃昌其詩。而他日時行之能讀父書。恢宏其声光。未嘗非余之助亦

一奇也。西圃貌不踰下中。蹠々廉謹。乃其詩獨侷儻。若不稱其為人者然。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梁簡文云。人品貴謹嚴。文章須放蕩。不愧斯言者。其西圃乎。獨是西圃有三子。其長者已生孫。已入學。而此時之。苦抱父書者。轉在煢煢未成立之一弱息。其畢生精力。傳不傳。亦可危矣。而予兩髻斑然。并此無有。乃猶復乙々抽思。謳吟不輟。若竟不知人。生之何也。

虞東先生文集序

文章始于六經。而范史以說經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強為區分。然後世史家俱仍之而不變。則亦有所

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氣。不喜說經。而其說經者。又曰。吾以明道云爾。文則吾何屑焉。自是而文與道離矣。不知六經以道傳。實以文傳。易稱修詞。詩稱詞輯。論語稱為命。至于討論修飾。而猶未已。是豈聖人之溺于詞章哉。蓋以為無形者道也。形于言謂之文。既已謂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悅釋。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聽而思卧。則文不足以明道。而適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說經可也。說經而不能為文不可也。雖然。藝之精者。不兩能。鄭馬無文章。崔蔡無經解。似亦非天所能強。吾友虞東先生獨不然。先

陸園文集卷之四
生為海內經師。著詩解若干。三禮劄記若干。余初疑先生之未必屑為文也。乃記序論議駢體歌行靡不典麗可誦。方知先生不以說經自畫者。然猶不敢自是。凡予心所謂危者。缺擿一二。必削而投之。亦非先生之謬為慊々也。蓋實見夫修詞之道。非止于至善不可。麗澤之義。非朋友講習不可。觀先生之深于文也。愈嘆先生之深于經也。予與先生雖齊年。孝廉以官輟。故中道乖分。年來設教鍾山。得時々過從。予有所疑必就先生講業。而先生亦來其全稿而謀焉。白髮二叟。如初。下帷作諸生時。致足樂也。惜予于經學

少信多疑。而才又短拙。治詞章元々窮年尚無涯涘。勢不能執一經從先生而後而坐。見先生之取兩者而兼之也。相逼已甚。何太不廉耶。豈文苑儒林從范氏而分者。又將從先生而合耶。昌黎答殷侍御云。竊欲挂名經端。自托不腐。予于序先生亦云。

贈黃生序

唐以詞賦取士。而昌黎下筆大慚。夫詞賦猶慚。其不如詞賦者可知也。然昌黎卒以成進士。其視夫薄是科而不為者異矣。今之人有薄是科而不為者。黃生也。或且目笑之曰。四書文取士。々頗多賢。其流未可

卒非。吾代黃生對曰。昔管仲遇盜得二人焉。盜可以得人。而上不必懸盜以為的也。論者語塞。吾不敢謂薦辟策試之足以盡天下之士也。亦不敢謂為古文者之足以明聖道也。然訪某々者必詢某隣人。為其居之稍近也。漢唐之取士也。與古近。其士之所為古文也。與聖道近。々斯得之矣。宋以後制藝道興。古文道衰。士既非此不進。往々靡歲月耗神明。以精其能。而售乎時。出身後重欲云々。則嗟唏服臆。忽々老矣。予喜生年甚少。意甚銳。不狗于今。其於古可仰而冀也。又虞其家之貧。有以累其能也。為羞其晨昏而以

書庫託焉。成生志也。既又告之曰。天下有不為而賢于其為之者。有為之而不如其不為者。無他。成與不成而已。不為而不成。其可為者自在也。為之而不成。人將疑其本不可為而為者。絕矣。今天下不為古文。子為之。安知其不為者之不含笑以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稗。生自揣不能一雪此言。且不宜為古文。吾望于生者厚。故反吾言以勗之。

史學例議序

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生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生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

掌之。漢以來。作者二十一家。互有得失。非合參分校。則瑕瑜不明。南耕先生為例議十六。質確其過。其旨遠。其辨正。此其志與夫為史通以矜文士之藻者異也。其言綱目非朱子所作。尤信。夫綱目繼春秋者也。春秋繼尚書者也。尚書無褒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春秋本魯史之名。未有孔子。先有春秋。孔子述而不作。故夏五郭公。悉仍其舊。寧肯如舞文吏。以一二字為抑揚。而真以素王自居耶。朱子惡王通作元經。擬春秋。必不自踏其非。弟子假託。亦猶仲舒何休。各附會其師說而已。夫史者衡也。鑑也。狹曲蒙匡也。國家

人物政事。則受衡。受鑑。而盛載於蒙匡者也。為之例。為之議。然後衡平。鑑明。而匡篋亦無舛午之虞。然先生老矣。未必登石渠。執竹簡。隨大史之後。大書特書。有如巧匠袖手。旁觀不劉。而徒流覽於千門萬戶。為羣梓人。程巧而致功焉。惜哉。

蘭陝堂詩序

讀詩者得古人所言。不如得古人所不言。淵明不肯折腰見督郵。乃賦飯來。是說也。余嘗疑之。夫督郵之必至。與縣令之腰之必折。淵明豈不知之。胡所見之晚。而初筮仕之輕也。蓋當日淵明有他意存焉。不可

明言而藉此為言。蘭州太守鄭先生以弟喪去官。此東漢獨行者之風也。非今令甲也。先生必希古以違俗。殆亦有難言者存耶。然淵明雖不言而于詩則微言之。先生雖不言而于詩亦微言之。讀先生詩者知其為有淵明之心也。先生為漁仲後裔。載万卷書。飯夾際。過余索序。余以不文辭。又以不能急就辭。而先生強之甚堅。艤舟以待。余感先生義甚高。交甚廣。胡拳々于野人之一言哉。或先生性耽泉石。親見救之乞養者已二十有一年。以飯來之人序飯來之人之詩。冀其有同心而無愧詞也。嗚乎。此先生所以有石

城三日之泊也夫。

從弟護齋詩序

道無難。精之者至焉。道無易。習之者忽焉。羿之射。秋之奕。蘭子之舞劍。淮南之飛昇。夔典樂。皋陶典刑。彼皆知其難而精之者也。人知其精不知其難。於是射者奕者。劍舞者。吐納求長生者。官太常司冠者。盈天下。而傳者無聞。詩亦然。聖如仲尼。歌彼婦而已。清如伯夷。歎命衰而已。無多作也。今庸走下士。紛々為詩。々若易乎。不數年漸滅淹消。百無一存。詩若是難

乎。從弟獲齋學仙兼學詩。有作則漏盡益奮。喔咿聲
與雞鳴相上下。嘗謂予曰。人稱詩有仙氣。則工。然仙
人頗不工詩。今所傳呂祖白玉蟾詩甚鄙。所以然者。
仙人好逸而惡勞。不肯鏤肝鉢腎故耳。以此觀之。詩
不苦思。雖仙人亦不能工。噫。嘻。獲齋之於詩。可謂知
之者矣。獲齋患胸中氣學道後小差。既苦吟柴瘠。益
甚。稿定。便研々然。邀相質賞。色喜顏和。今夫五行之
味。苦先乎甘。聖人之學。憤先乎樂。然則天下之未苦
而甘。未憤而樂者。其為甘且樂可知也。獲齋早鯨。隨
失怙恃。諸弟相繼歿。五秋試不第。偁其身走甌閩。過

阿蘭觀海。犯風魚之災。歷巔江而南。西抵彭城。覓一
授餐所。不得。々亦不久。天之所以苦獲齋者。豈獨詩
哉。然獲齋不為詩有苦而已。無樂也。詩可以由苦而
樂。又安知境遇之樂乎。其後者。不與詩同也。學仙乎。
學詩乎。精之以俟其至焉可也。為仙人一雪其不能
詩之耻焉可也。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士大夫之賢在官見。不如其去官見。何也。在官見賢。
違道于譽者優為之。去官見賢。則味得于回。而其真
乃彰。然官有不得去者。有可以去。可以無去者。不

得不去者。或遷或黜。或以篤老辭。人雖思其賢。而明
知其勢不能留。則望絕。若可以去。可以無去者。其過
甚微。其迹甚公。其不當律令。亦甚小。人未免思其
賢。而望其留。及至竟去。竟不能留。而望之之心。猶着
然其未絕。々與不絕。送者心也。與去者無與也。雖然
使其去。官之故誠過也。過雖微。其賢自在。原不必因
其賢而為之諱。若其所以去官之故。非過也。即賢也。
則不特其在官之時。賢不可沒。去官之後。賢不可忘。
而即其所以去官之故。亦當為之白其賢於天下。今
夫誣告者加等。越訴者答此令甲也。憲以示民者。古

人象魏之義。然越訴之憲。宜於督於撫。於監司於太
守。而何以憲於縣之庭。蓋一邑中有里老。有尉。有主
簿。有丞。而後有令。訴者宜先之里老。之尉。之主簿。之
丞。而後之令。此古人立法意也。令體且然。其上焉者
可知。左氏曰。侵官犯也。冒官罪也。今之人侵之冒之。
而自以為功。則何不并羣職而廢之。故曰。為政難。知
政體尤難。太守沈研圃先生為民訴不理。鑄級去。夫
民訴。理之宜也。縣牒未至。而侵冒之。非政體也。然以
為過。則亦無辭。先生治江寧六年。民熙熙。然不知有
先生。及先生去。幼者啼。老者泣。邐然若有所亡。嘻。上

之設官。所以爲民也。然徃徃去留之故。多矯拂于民心。而爲之民者。必號于上而爭之曰。若宜留。若宜去。民之權無能爲也。倘上之人。又必強其民而脅之曰。若雖留而汝勿許。詎也。若雖去而汝勿許。思也。則上之權亦無能爲也。審夫上下交相勝之故。而先生不能已于行矣。民不能已于送矣。邦之人歌詩代餞。而屬枚先焉。其詞曰。

我有亾友。號程啓生。先生敬之。爲其窮經。我有弟子。厥名陶湘。先生延之。與論文章。而生窮士。顯者所棄。先生不然。曰我之事。惟古太守。興識育才。今無其權。

敢無其懷。抱此區區。施于有政。難告上官。可告孔孟。漢守吳公。治行第一。祇薦賈生。他事沒沒。又有文翁。循吏居首。考其本傳。一事無有。但聞入學。釋菜奠酒。古人徃矣。存此高風。先生來矣。心與古同。一朝命駕。民送于野。或鏤其車。或繫其馬。有酒盈尊。有淚盈把。謂余不信。請聽歌者。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庚寅夏五。女弟秋卿。以婉難亾于汪氏。兩家以爲大戚。凡姘姆餘須。扈養輩。亦俱走位哭。三曲而徭。蓋其居恒制行。字而敬德。而度有以孚人之深也。逾年姝

反其局以相將。天道茫昧。一至于此。嗚呼命矣夫。

送劉廣文入都序

學之士三年而大比。學之官六年而秩滿。士之舉于大比者。百有一二焉。官之舉于秩滿者。百無一二焉。夫官士爲之也。爲士而舉易。爲官而舉難。是何也。則獨不見夫學中之士乎。翩然蔚然。濟濟然。雖埋沉而俚者。亦各挾策而思上。臻其學中之官。則蕭然頽然。窮窮然。雖梟俊而銳者。亦久于其中。而莫克矜奮。所以然者。國家用人。如倉庾氏之登穀也。其美者以供帝之粢盛。其次焉者以餼百官養兵。而其紅朽而將

腐者。則又念其本五穀也。不忍棄之。則姑置之于陳。陳相因。不甚辜摧之所。學官亦然。無權無勢無財。而又無所督過。故其氣易衰。于是世之人。見公卿中。岳牧守令中。有拜起舒遲者。喘而言。孺而動者。爭圭撮之利。而徵于顏者。必相詆。曰。是何其類學官歟。于學官中。見有襜襜盛服者。僂僂利走趨者。齒牙鏗鏘。能識時務而不泥于古者。必震而驚之曰。是奚不爲公卿岳牧守令歟。嘻。學之官所以教天下之爲公卿岳牧守令也。而世之人尊彼而訕此。乃至于是。則官之流弊使然也。雖然。于無人之地。而求其有也。難于

無人之地而欲掩其有也。又難。陳奇寶于廟堂。人皆曰宜。則亦過而忘之矣。若置之卑辱與潔之所。雖鄉曲儂夫。亦必代為傷屯悼屈。而動色相顧。此又物理之自然。而不閔乎其遇不遇也。農坡劉君官上元學六年。予疑其人浮于官。將必速飛。今年二月。果舉最爲縣令。而江南北之任是職者。凡百數十人。皆莫與焉。邦之人爭爲君榮。不知不足以榮君也。何也。君固公卿牧伯才也。匪止一縣令也。惟其一紆折于學官間。而人乃適適然驚然。則是舉也。非君之榮。乃學官之榮也。且夫物之能雄其曹者。非止一隅一所而已。

也。既能雄乎學官之曹之上。必能雄乎邑宰之曹之上。君之此行也。其無所不雄。又可知也。然而黃老家言。固有以捨爲取。以退爲進者。吾願君自今以往。聽其身之日上。而心不與焉。是則朋友贈言之義而已。

裴中丞退思圖序

古名臣未有不抱出世之心。而能有高世之功者也。昔人稱謝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猶云晉人風味。若唐太師裴晉公。則審審王臣。以身繫天下安危。乃園居綠野。物外自娛。此其心豈真耽江湖忘魏闕哉。蓋亦守不以窳利居盛功之戒。而且以爲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者大臣事也。倘進之日多，退之日少，則宜其
忠不足而過有餘矣。退而靜思，非深山邃林其奚居
焉。裴二知先生開府皖江，画科頭小像，雅跏松石間，
兩僮抱琴。一兒子執書侍其旁，登障重岩，綿亘莽蒼。
觀先生圖，知先生不愧晉公之裔也。今夫鳳皇儀于
虞廷，騏驎駕于殷輅，夫豈不際隆聖為世禎祥哉。
然其心未嘗不樂烟霄而思山野也。惟其能有是心，
故不繫不蹶，而用乃益神。先生以此意托之于画，若
有所慕而未遂者然。不知身之所居者迹也，心之所
存者神也。神之所存，迹不足以拘之。古之人有履朱

門若蓬戶者，有視伊呂若筦庫者。先生于道大行時，
而能遐思物外，不以勛業自矜，此其胸中早已滌萬
物而筆千古矣。然則牙旗羽葆，皆可作清泉白石觀
也。呵噉引隍，皆可作松風水竹聽也。縱天子為蒼生
故，不肯以此境賜先生，而先生心中之清夷，又何嘗
終日不在画中耶。若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則
未免猶有己之見存，而未足為先生誦也。画之前未
題額，画之中未題詩，先生不卑他人，先以屬教。先生
之意，以山水付山人，猶之居細旃廣廈間，當聞鈞韶
而之乎蓬蒿廣莫之鄉，則必為野音而后善之也。教

不敏其又何辭。

胡勿厓時文序

古文者自言其言。時文者學人之言而爲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學人之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夫至于學人之言而爲言。似乎傳聲搏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學者何人也。聖人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後能學聖人之言。得之淺者。皮傳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發明于所言之外。而有餘。孔子學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嘗言。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所

言。孔子未嘗言。周程張朱學孔孟者也。周程張朱所言。孔孟未嘗言。時文者依周程張朱之言。以學孔孟之言。而實孔孟與周程張朱皆未嘗言。然明諸大家學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諸大家又學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與否。雖不能起數聖賢于九原而問之。而天下之人。皆以爲肖。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來。時文之所以至今存也。胡先生學聖人之言。爲能深妙奇博。有直而致者。有曲而宣者。有澄其神。詣微而索之者。有取材卷軸。旁引曲証。以光明之者。要于聖人之心。不差累黍。嗜其至矣。或謂時文小道。

不足以取士。不知天下事莫不有名焉。有實焉。如務其名乎。則古之鄉舉里選。即今之時文也。古之策論詩賦。即今之時文也。其無人焉一也。如按其實乎。則于時文觀心術。即古之鄉舉里選也。于時文徵學識。即古之策論詩賦也。其有人焉一也。若胡君者。可謂有人中之一人。雖然。韓子稱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吾以為能學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者。亦時人之耳目也。胡君于聖人之心。既先衆人而得之矣。顧墨墨然私諸己而秘之。不肯以其言示天下。可乎。然則君之編所作而開雕之也。非好名也。亦韓子意也。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余居山久矣。于海內士夫不敢迎而距之也。亦不敢迎而許之。然未見輒相思。與之言惟恐其去。若是者三十年來。胸中不過數人。而道甫嚴君其一也。君負萬夫之稟。聰強絕人。于學若泛海然。探之莫窮其涯。挹之必有所益。其恢宏深沈。徃徃流露于眉睫間。意其仕于朝。必有奇術異智爲人_中之所不能爲者。而無如余年衰。伏而不出。君又未嘗自言。則不得_以以欽挹之懷。徒相索于文字之末而已。今年八月。君五十五生辰。其子子進狀君事。索文以壽君。余讀之。可喜可

愕。而于救羅公源浩。事爲尤奇。羅公者滇南監司也。分償汪別駕帑金。有詔逾期。即誅羅。繳不如數。期過十日逾矣。乃牒請弛限。天子命軍機大臣會刑部議之。其時諸城相公主試禮闈秋曹。無任其事者。君時以內閣侍讀直機地。因撾鼓入棘闈。見諸城公曰。羅事急矣。第所追乃分償屬吏汪某帑也。今汪已捐復。將曳紱綬出都。而羅乃駢首東市。于義未協。按法宜着汪某分繳。以活羅命。以昭公平。諸城公曰。具疏稿乎。曰。不具稿不敢見也。振其袖而出之。詞義明析。諸城公喜。即畫諾奏聞。天子是之。羅獄遂解。其他事多

類此。受恩人有圖君像以祀者。今夫梟俊之士。智者慮明。能者慮策尚矣。然大概已謀者多。人謀者少。縱有一二姝姝然號稱惠慈者。又或無術以濟之。無勇以決之。則亦不能迂其身以拯人于危。若君者可不謂賢哉。然君之視官職也甚淡。其家居也甚靜。兩持所生服。即乞病不起。同僚或至方伯蓮帥。而君絕無所欣。人多疑君之嘿嘿藏身。與其矯矯行義。兩不相符。豈真賢者之不可測哉。余曉之曰。在易豫之六二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此言自守之堅也。夫子繫之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言澤物之

宏也。兩者亦絕不相符也。然夫子合而言之者何也。蓋言有見幾之智。有介石之操。而後可以損剛益柔。以澤萬物也。使君非有恬退之懷。輕視爵祿之意。則闌入禁地。豈無處分焉。肯屹然挺身而往。又非深知天子之聖。相公之賢。亦必不肯為無俚之舉。賀賀然向入白兔。君之嘿而當言。而當進而宜退。而宜皆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妙焉。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古惟留侯鄴侯能之。而君亦庶幾其近之矣。余平生不以文壽人。嫌其體之戾于古也。然大馬之齒。于君有一日之長。慮不能為

傳志以揚君。而性又樂道人之善。則姑擷其事之至大者。敷之以應公子之請。後之人知余集中有介壽之文者。蓋為君始也。雖然有介壽之文。而無期頤昌熾尋常祝嘏之詞。則自余始也。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左丘明親受業于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敬鬼神而遠之。人教方立。周易非取象幽渺。不足以窮天地之變。左氏恢奇多聞。垂為文章。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擗蒲。

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不
得不移情于稗乘廣記尚矣。睽車夷堅二志缺畧不
全。聊齋志異殊佳。惜太敷衍。于是就數十年來聞見
所及。足以游心駭耳者。編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
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蚘醢藜藿則脾胃困。嗜
音者。備咸英矣。而不旁及于侏儻儻侏。則狹以妄驅
庸。以駭起情。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是亦裨諝適
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
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
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偽造以取媚者。四

賢之長。吾無能為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
成。即以子不語三字名其篇。

玉井舉蓮集序

乾隆壬申夏。余與華陰令姚君同遊華山。姚至青柯
坪便止。而余則勇進三里許。覺巖壑嶄絕。氣奪而返。
忽忽三十稔矣。今冬嚴道甫先生以玉井舉蓮集見
寄。所稱天井之阻。犁溝之險。搗嶺三巒之崔巍。皆余
昔未遊目者。身既未臻。語何能詳。故爾時小有吟咏。
亦自覺無俚。而先生則如悍將追敵。不掃其穴不休。
卒使山無剝境。境無遁形。危辭硬語。凌暴莽蒼。縱深

者而出之。揭隱者而明之。以七尺軀三寸管。與四千
仞奇峯相爲傲詭。嘻何其壯也。夫安近者。其耳目不
周。才拙者。其賦物不工。無翼助者。其舉趾不勇。先生
以沉鷲之性。雕鏡之筆。又藉中丞畢公禱雨之便。爲
之召夫役。具絙布以張之。是殆嶽靈聞寂。渴思文藻。
故暗中嗚呼以相成就耶。昔曹孟德謂楊脩云。我不
及卿乃三十里。余不及先生且數百萬丈。匪徒才懸
抑亦膽薄。雖然。余羸老也。諒難再從先生補前遊之
缺。而讀此一編。則古人所謂金精削成。烏猿愁視者。
一旦呈形獻狀於簷席間。豈非才人咳唾遠勝真靈
位業圖哉。唐賢羽皇周氏。以到難命篇。述所到之難
也。余謂所到不難。到而能言之。爲難耳。到而能言。
則不到者皆如到矣。

隨園文粹卷之四終

...

...

...

...

...

...

...

...

...

...

...

